蜀山劍俠傳/19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九八回　國士出青衣 慷慨酬恩輕一擊　齋壇驚白刃 從容雅量縱雙飛

下一回▶

一晃到了畹秋終七之期。事前蕭逸覺着畹秋雖然行爲惡毒，終是熱愛自己過甚，一念情癡而起。再又想到崔、黃兩家至戚世交情誼，人死不結冤，況且諸兇所受罪孽已足蔽辜。意欲借這一天，做一大法事：將從去年年底所有新死亡魂，自雷二娘起始，以至蕭元夫妻，一起設法超度，傳令下去，凡是通曉經典的人，到日齊往誦經追薦。

這日早起，蕭逸親率子女、門人到場主持一切。瑤仙一日前聞說此舉，知道不能不往。爲表哀誠，準備到日天還未亮，便趕向祭壇，候村主到來，開經行禮。絳雪本和瑤仙約定同往，到了頭天，忽然頭暈心痛，口吐白沫，痛倒牀上，起坐不得。瑤仙自是着急，要爲延醫。絳雪說：「不過前夜由姊夫家回來，路上風大，受點春寒感冒，無甚大病，明早到祭壇上一累，出點汗就好。姊姊雖視我如同胞骨肉，村人仍拿我當丫頭看待，又當忌恨之際，何苦受人指摘？再和姻伯母死時一樣，請他們不來，更叫人生氣。好在媽的成藥丹方甚多，找點來喫，也是一樣。」堅持不令延醫，瑤仙細查病狀，祇是身上發燒，人倦嘔吐，不進飲食，面色不算甚壞。料是感冒，此說也極有理。知她想見蕭清一面，這三日法事正好相見，許是怕病在家中不能同往。村人厭惡自家，真要病重，便延了來，也未必肯盡心診治。與其這樣慪氣，還不如明早任其扶病前往。蕭逸曾誇過她忠義，又正向自己賣好之時，見了不用求說，自會命人診治；就便還可借此擡高她的身份。豈非一舉兩得？便取些現成丸藥，與她服了。不多一會兒，便已睡熟。一摸身上，也退

了燒。瑤仙方始寬慰，以爲無礙。

近來蕭玉是越來越情熱，除卻白天不敢公然聚首外，差不多天一擦黑便到，索性連夜飯都一起喫了。瑤仙明知非計，無奈自己已落入情網，不見無歡。春晝漸長，一個白天如度歲一般度過。盡管口裏勸蕭玉不許來早，可是一入黃昏，便坐立不安起來。稍微天晚，便自懸念。時間久了，更自己給自己開脫：「即使行迹被人窺破，祇要機密未泄，有何妨害？舉村皆仇，異日所被惡名尤甚於此。反正不會好，耳不聽心不煩，至多村人背後辱罵，決不會上門尋事，顧忌這些則甚？爲些閒言閒語，把我這一對苦命夫婦短短白日的光陰還平白虛度。」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便不再十分勸阻。蕭玉見她勸時不甚深說，愈發膽大，口裏應諾，仍是早來。天一黃昏，略爲做作，關上家門，越牆而出，抄着僻路，掩掩藏藏，恨不能脅生雙翅，如飛跑到。最近半月，每夜總是三人喫完夜飯，談上一會兒，絳雪纔行起身代他在家中作假，從沒晚到之時。當天因明早是兩家亡母終七，仇人代營齋奠，不受不可，受了於心又不甘。瑤仙知道亡母黃泉飲恨，必不來享，特意約定，提前在家爲兩家父母設奠私祭。恰好郝氏父子俱往村主家中，郝妻年老輕易不出，無人礙眼，所以到得更早，天未黃昏，便趕了來。瑤仙告訴蕭玉說：「絳妹病了，剛喫藥，在我房中睡着。我還要去做供菜，她終日水米未沾，人軟得很，你在我屋照應她，以妨醒來要茶水喫的。可憐她自媽死後，終日悲忿憂勞，一點順心的事都沒有。今天上供，她平時有病都強打精神搶着任勞，這還是頭一回，但凡支持得住，早就起來做事了。」蕭玉不捨瑤仙離開，便道：「絳妹睡得這麼香，我看一時不會醒轉。莫如我隨你到廚下，幫你快些把菜做好，省得你累不過來，倒多挨時候；還免我在房吵她，睡不安穩。」瑤仙知他推託，想和自己在一起，嬌嗔道：「你這人真沒良心，過河拆橋。可知我最信服她，有病你不管，把她弄寒了心，幾時她一說你不好，莫怪我不理你。人家幫你多少忙，如今病得這個樣子，還不稍微照看，有點良心沒有？我不管你盡心不，祇要她醒時你不在屋，我再和你算賬。」說罷，穿上圍裙，自往廚下走去。

蕭玉見她輕嗔薄怒，愈顯嬌媚，愛極之下，不便拂逆，勉強在屋中坐了一會兒。後來實在坐不住，心想：「絳雪服藥纔睡，不會即醒。」隨往廚下趕去。見瑤仙在竈前燒水煮飯，東西堆了一案板，迥非昔日絳雪那等從容不迫的情景。瑤仙回顧蕭玉前來，先問絳雪醒未。笑道：「我真弄不慣這些。往日也和絳妹一同做過，全不覺得。今我一人動手，纔知不是容易。這還是今早她都做好八成，共總幾樣炒的要現下鍋，她也切好現成。不過燒一鍋飯，就把我鬧得手忙腳亂。如此看來，絳妹祇是出身稍低，論起人品心胸，纔能性格，哪一樣都是上選。清弟娶了她，真是前世修積，偏會一點不愛。她說清弟不肯回家，定是避她，傷心極了。就這樣，明日還想見上一面。這病也未始不是因此而起。

真個比你對我還癡得多。我們命若，到底還恩恩愛愛，有百日名分夫妻可做。她纔是真苦到極點。我雖是她知己，也安慰不了她的心。上天無眼，這有甚法？此時祇要我們四人真能配成兩雙，哪怕伐毛洗髓，到地獄裏去，把刀山劍樹都身受個遍，也是甘心。轉眼百期又到，我是早已想開，不然哭都哭死了。」說時，蕭玉早湊過去，並坐一起，幫她往竈裏添稻草紮。說着說着，忽聞一股焦香自鍋中透出。氣得瑤仙伸出粉團般的拳頭，回手捶了蕭玉一下，說道：「叫你不來，偏來。來又偏如麻糖一樣黏在人身上，也不幫我看看。祇顧和你說話，飯燒焦了，怎好？」隨說隨把蕭玉手上稻草奪過丟開，趕忙往鍋裏一看，祇靠底燒焦了一些，上面還好，無甚煳味。嗔道：「都是你鬧的，少時焦飯你一人喫。」蕭玉笑道：「好姊姊親淘親煮的飯，不知多香。喫不完，連鍋巴我都帶了回去。」瑤仙隨手又打了他一拳，啐道：「人家正忙，你還有心思佔人便宜。燉的蒸的，煮的切的，都是絳妹先鋪排好。我就怕煮飯，你如不來，再好沒有。現在祇剩炒菜，下鍋就熟。你在此越幫越忙，快些給我回屋，留神絳妹醒來沒人招呼。別的都已齊備，祇把飯裝到桶裏，帶去好了。」

蕭玉應聲，將飯裝好。剛到堂前放下，便聽瑤仙屋內牀響。疑心絳雪已醒，飛步趕進一看，絳雪祇翻身朝外，並未醒轉。條桌上放有一支筆，當是瑤仙適纔在此寫字，隨手套上筆套，放入筒內。因恐瑤仙端不了許多菜，又趕回去，將現成的先端了來，斟酒上供。跟着瑤仙端了餘菜來到，入房洗手更衣，去到牀前低喚：「絳妹，你好些麼？」絳雪迷糊答道：「好倒好些，祇是心裏難過，想睡得很。該上供了吧？姊姊扶我起來。燒完香回來，容我回房睡個好覺，明早再喊我起，同往祭壇上去吧。」瑤仙知她一心掛着明日之事，好生憐愛。便答：「擺好再來扶你。」隨退出來，將香上好，夫妻二人跪叩默祝了一番。本想不令絳雪叩祭，進房時絳雪已經勉強坐起，知她非祭不可，祇得扶出。絳雪跪在地上，也不祝告，也不哭泣，緩緩叩了幾個頭，便自起立，瑤仙見與往日激昂悲忿情景不類，當她人病氣短，傷心祇在肚裏。恐久了仍要觸動悲懷，不等祭酒燒紙，忙着扶進。說道：「妹子你在屋睡吧，夜來我好招呼你。我給你熬得有稀飯，喫點再睡可好？」絳雪意似感動，搖頭嘆道：「我生來苦命，祇姊姊一人疼我。明早走時再喫吧。」瑤仙見她眼眶含淚，忙寬慰了幾句，扶她睡下。重到堂前，一切停當，夫妻撤供同喫。本就想起亡母傷心，絳雪一病，更無心腸，草草終席，回房對坐。

二人俱覺心中煩躁，神志不寧，以爲室有病人和連日悲鬱所致，均未出口。二人原定早散，以便早睡早起。蕭玉更恐瑤仙連累三日，缺睡傷神，意欲早回，好使二女安歇。瑤仙不知怎的，兀自不捨他走。留住之後，又覺心亂如麻，相對枯坐，無話可說。但蕭玉連走四次，俱被留住。隨後瑤仙道：「我今晚真怪，絳妹一病，我心大煩，竟不願你離

開。好在因適纔上供，你的孝衣已帶了來，不必回去。索性你住這裏，明早我們三個一同起身，出門再分路吧，我扶絳妹橫睡，睏來時，我睡中間，你睡我的身後，祇不許鬧好了。」蕭玉自是心願。二人又枯坐了一陣，愈發無聊。恰好絳雪要起牀走動，瑤仙令蕭玉在外屋避過一會兒，就勢將絳雪扶作橫臥。瑤仙見夜未深，本不想睡。蕭玉勸她早睡爲是。瑤仙應了，叫蕭玉也睡上去。牀是畹秋在日精心自製，舒服寬大，三人身材又小，同睡還有富餘。如在往日，蕭玉得與心頭愛寵並臥終宵，真不知要如何歡喜親熱。便瑤仙近來對蕭玉也是一往情深，憐愛備至。當夜不但鼓不起情致，俱覺煩悶已極，說不出所以然來。蕭玉當瑤仙擔心絳雪憂思，瑤仙又當蕭玉聽了自己不許他鬧的話，雖然也引臂替枕，一樣摟抱，但迥非往日銷魂蕩魄，心身欲化情景。尤妙是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誰都似有心事，神魂不定，想不出一句話說。捱到夜深，纔互勸入睡，各自把眼閉上，雙目一合，愈發心如繁絲，亂到極點。因恐對方驚醒，強捺心情，不肯聲張，其實二人一個也未入睡。末後絳雪算計時候將到，呻吟呼問。二人原本未睡，相繼下牀，出門一看銅漏，該是起時。同向廚下燒水洗漱，將昨晚備就食物略喫一些。

瑤仙因絳雪仍在病中，不思飲食，又偏執意非去不可。心想扶去看病也好，祇得助她洗漱。剛把孝衣給她穿上，就已累得嬌喘微微，支持不住。心想這樣如何去法？再三勸止。絳雪也似自知不行，含淚允了。祇再三吩咐：「妹子是心病，千萬不可延醫，徒找無趣。即便延來，我也不看。真要不好，過這三天，姊姊送我到仇人家去，我纔看呢。」瑤仙知她性剛，祇得允了。正要扶她上牀，牀側立櫃上面放有一個古瓷花瓶，原是房中的陳設，那晚拜堂，移放上去，忘了取下，這時忽然倒將下來。瑤仙手扶絳雪，不曾看到，本非碰向頭上不可，幸而絳雪眼尖瞥見，一時情急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隨手一推，將瑤仙推出好幾尺遠近。同時蕭玉也已看見，縱身一躍，伸手接住，沒有跌碎。絳雪隨往牀上臥倒，累得直喘，斷續說道：「恭喜姊姊、姊夫，危而復又平安，這是吉兆呢。」二人正忙着走，苦笑了一聲，通未理會。收拾停當，蕭玉因要繞路，開門先走。瑤仙把風爐、稀飯、茶缸、糕點一一移向牀前，又向絳雪再四撫慰。絳雪祇將頭連點，一言不發。瑤仙見不能再延，祇得忍痛走出。

到了祭壇，因各靈位設在一起，恰和蕭氏弟兄分跪兩邊。蕭逸聞知絳雪病重未來，也就罷了。瑤仙跪在靈幛以內，臥憶絳雪，看不出病勢沉重，人卻不飲不食，那等軟法；早來瓶墜時，她那一推，怎又那大氣力？念頭纔轉，猛想起推後喫力，倒牀直喘情景，倏地省悟。當時又急又怕，自己又分身不得。這時誦經的人都已散去，幛外祇有蕭逸父子和三四門人坐在一張桌上，喫飯談說。郝潛夫手裏拿着一封信，剛交蕭逸拆看。急迫無計中，覺着那信甚是觸眼。心想：「村外素無交往，此時怎有信來？」蕭逸看信之後，

含笑和在座長幼各自說了兩句話，衆門人便都走開。心想：「此時剩他父子幾個，如要報仇，也許能成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禁又惶急起來。正打算由篩後溜走，若被人闖見，便說覓地解手。猛瞥見蕭逸身側僻徑上，連跌帶爬，跑來一個孝服女子，正是絳雪趕到。知她假裝生病，拼命行刺，已經發難，心中大驚。當時想要跑出，示意攔阻。又恐白白僨事，枉送她一條性命，糟掉那寶貴東西，還便宜了仇人父子。方悔昨晚心粗，被她瞞過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絳雪裝着跌跌撞撞，如飛跪伏在蕭逸身前，喘吁吁哭喊道：「村主救命伸冤呀！」蕭逸並未覺出有詐；三小兄妹卻都立起，似作驚訝之容。瑤仙方佩服絳雪膽智絕倫，蕭逸父子縱不全死，也沒兩個倖免，手裏捏着一把冷汗。猛聽上首幃內一聲斷喝：「叔父小心，賤婢有詐！」身隨人起，蕭清縱身飛出，瑤仙正在喫驚，再回頭一看，絳雪已仰跌地上。三小兄妹齊喝：「該死丫頭，敢於行刺！」縱將上去。瑤仙知道事敗，當時一急，就此暈倒。蕭玉一把未拉住蕭清，回顧瑤仙暈倒，方寸大亂，忙奔過去急喊：「姊姊！」瑤仙一時急暈，知覺未失，被蕭玉一喊，又急醒過來，低喝：「快由幃後回去，假裝不知，還有挽救。此時三人徒死無益，不要管我。」蕭玉被她提醒，祇得忍痛迴轉原處。這情景怎瞞得過蕭逸，早被看在眼裏。但仍作忙亂中未見，聲色不動，吩咐三小兄妹：「不許妄動，將絳雪押過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原來絳雪自從誓死發難以後，知道蕭氏父子難於近身。畹秋在日，曾偷偷製有一件暗器，通體形如蓮蓬。上有九個洞眼，內藏寸許長的鋼針八十一根，均經奇毒煨製，見血立斃。用時可以暗藏手內，隨意發射。射出如一蓬急雨驟降，中人見血必死，專射人的五官，丈許方圓以內無能倖免，機簧精絕。當初畹秋暗製此物，原爲逞能矜奇，以備村中有了外敵，作萬一之用。製成以後，惜乎祇射兩丈，過此力弱無功，意欲改製，能夠遠射，再行獻出。忽值婚變，灰心擱起，用來行刺，再好沒有。死時曾囑瑤仙保密。另給蕭玉、絳雪留有一把鋒利無比家傳匕首，一包製針時所剩毒藥（畹秋自盡，所服之藥即此），一起交與瑤仙保藏，到時再按預計分給。惟獨這件暗器，如若所計無差，尚可借此脫身，必須親用，連蕭玉、絳雪都不許告知。瑤仙因感絳雪忠義，竟然泄露。絳雪自信有此利器，祇要不惜死，事無不成。絳雪因見小夫妻兩個悲苦相戀，可憐已極，決計銳身相代。假裝生病，等二人離房，盜到手中。便故意非往祭壇不可，臨期不支。等瑤仙、蕭玉走後，立時喫飽，潛蹤跟來。不料蕭逸忽接到頑叟蕭澤長來函示變，表面不動聲色，將衆門人遣開，使她乘機發難。

絳雪哪知就裏，由伏處跑出，哭跪在地，剛把手一揚，喫蕭逸腿擡處，先將暗器踢下。防她身尋短見，又一伸手點倒。先還不知暗器如此厲害，拾起一試，也甚驚心。忙命把絳雪押到面前。絳雪被點麻穴，四肢不能轉動，祇口能說。事敗垂成，又急又傷心，不

等發問，便把想好的話慷慨說出：爲復主仇，情甘一死，任憑處治。祇要不連累小姐姑爺，做鬼也感你寬洪大量。並請速照村規處死。聲色激昂，通沒一句軟話。蕭逸知她明是罵瑤仙、蕭玉溺情忘仇，實則是反面文章，替他們開脫。心方憐她苦志忠烈，潛夫也已趕回，手裏又拿着一封信。蕭逸看完，笑對絳雪道：「我知你忠心耿耿，惟恐連累你姊姊，必還留有遺書，以防萬一當場斃命之用，果然被我料中。如今情真罪實，你還有何說？」一言甫畢，瑤仙已在幃中聽明就裏，實忍不住，眼含痛淚奔將出來。蕭玉不知何意，也跟在身後。蕭逸有心保全，恐瑤仙自吐逆謀，反難處置。不等開口，便怒喝道：「你這兩個糊塗東西，出來做甚？我已命人去囑誦經人，聽信再來，還不回去！」瑤仙一聽，便知絳雪有了生機。想不到蕭逸如此寬洪大量，當時也不知是仇是恨是感激，祇覺心中一鬆，顫聲說了句：「多謝開恩。」便又反身奔回。蕭玉紅着一張羞臉，也就回幃跪定。蕭逸又對絳雪道：「你想求死麼？我爲保全他兩個，暫寬你們初次。不過你還需另有發落，晚來須到我家去住。以後過這三天，你祇有一死，他兩個也難逃公道，你意如何？」絳雪不知何意，心想：「死生已置度外，我也許因住他家，能把心事向無情人說個明白。」立答：「身落人手，生死任便。祇要不害我小主人，無不甘願。可是我雖女流賤婢，也隨主人讀過詩書。你如留我，祇要三寸氣在，如有機緣，故主深仇仍非報不可。那時莫要說我昧良心，又再牽連別人。」言還未了，蕭清在旁氣她不過，上去就是一腳。絳雪忍不住痛，剛「哎喲」一聲，回看踢她的人是蕭清，立轉喜容笑道：「你踢死我，纔好呢！」蕭逸一面喝阻不許傷她，笑答道：「你想做女豫讓麼？這個不在我的心上，任憑於你。我知你主死時已認你爲義女，本應入幃守孝。幸好在場的都是我的門人子女，奉有我令，不許傳揚。趁此無人知曉，速去幃後，與姊姊同在一起守孝行禮。夜間佛事散後，再到我家去住好了。」潛夫、蕭清見蕭逸寬縱凶逆，並還任她主僕相聚，大是不忿，齊聲勸阻。蕭逸作色把手一擺，衆門人也就不敢多言。

蕭逸隨將穴道點開，絳雪大出意料，彷彿做了一場噩夢，怔在那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方一遲疑，忽聽瑤仙在幃中悲慟哭聲，心中一酸，就勢哭了進去。見着瑤仙，悲聲泣訴道：「姊姊，我悔不聽你日前苦勸，妄想報仇，差點沒連累你受那不白之冤。索性死了也好，如今鬧得人不人鬼不鬼，死活都難……」還待往下說時，瑤仙旁觀者清，已看出蕭逸心如明鏡也似，分明成心不究，欲蓋彌彰，反喫見笑。事已到此，惟有聽之，不再做作，還顯得大方一些。忙使眼色朝絳雪擺手，一面故作不理，依舊嚶嚶啜泣起來。蕭玉心想：「蕭逸行事難測，此時雖然寬容，到底犯上罪重，吉凶莫測。」本就憂急萬狀，再從幃帳裏遙覷二女悲哭之狀，不能過去勸慰，急得抓髮捶胸，雖不敢出聲，也是淚流不止。

這時蕭清也已回幃，料定乃兄必預逆謀，至少也是他和瑤仙怕死膽小，買通絳雪下手。

越想越痛心，不由放聲大哭起來，一時哀聲大作。誦經村衆也相次聽喚來到，梵唱聲喧，倒顯得這場法事做得十分熱鬧，因事機密，不許泄露，除蕭逸門人子女外，更無人知，瑤仙一邊悲泣，一邊盤算。暗覷蕭逸在帳外閒眺，不時照料一切，依舊沒事人一般。怎麼想，也想不出他命絳雪移居他家是何用意。村人終究忠厚，見兩家子女哭得可憐，雖覺其父母萬惡，子女無辜，紛入帳中勸勉。內中還有好些和崔、黃兩家有親戚交情的女眷，畹秋葬後數日，也曾想着隨時照看孤女，並未遷怒推惡。祇爲二女因恐走動人多，諸多妨害，不便公然得罪，便裝作少不更事，不知遠近好歹，纔冷淡疏遠下來。二女平日本討人歡喜，多日不見，越易生憐，俱都守在帳中照料，勸茶勸水，不忍離去。瑤仙想乘喧鬧中偷偷和絳雪密語幾句，但連打個手勢都不能夠。越急越傷心，越傷心越哭，越哭人越不走，反倒越來越多。村人也聽蕭逸說畹秋生前已認絳雪爲義女，見狀俱稱讚她忠義。誰知二女都是苦在心裏，說不出來。男帳之中，因蕭元夫妻所行既惡，又不善爲人，無甚親厚。所去的都是同門師兄弟，自然都不把蕭玉看在眼裏，祇勸慰蕭清一人，有的還借話警誡。蕭玉越發忿激，也是恨在心裏。法事做完，蕭逸命衆先散，忽然借口二女傷心太過，欲加勸慰，命瑤仙也隨同前往。二女已橫了心，死生早置諸度外，聞命即行，並未躊躇。這間卻苦了蕭玉，關心瑤仙太過，不捨分離，當時又沒法攔阻，急得心魂都顫。蕭逸始終沒有理他，自率子女，同了二女往家中走去。

祇因蕭逸未依頑叟將三人分別禁錮三年，再行放出完姻之言，寬容太過，以致三人不久逃出，爲後山妖人擄去，披毛戴角，變去人形，受盡苦難。日後行使妖法，命其行刺蕭逸，並欲將全村人衆一網打盡，幾乎惹出滅村之禍。中間蕭清、絳雪二人更有好些驚險動人事蹟。村衆正當危急之際，恰值李英瓊、余英男、金蟬、石生四人奉教祖妙一真人之命，爲了峨眉開府，往大熊嶺苦竹庵專誠投帖，邀請鄭顛仙到會，歐陽霜就便求四人抽空相助，纔得與劉、趙諸人一同協力，掃蕩妖魔，使全村轉危爲安。